

2018年
中国

思想随笔
排行榜

王必胜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RY
RT PRESS

2018^年

中国

思想随笔
排行榜

王必胜 主编



百
wan
ART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8年中国思想随笔排行榜 / 王必胜主编.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00-3112-8

I. ①2… II. ①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2738号

2018年中国思想随笔排行榜

王必胜 主编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余丽丽
书籍设计	方方
制作	何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 × 1168mm 1/16 印张 21.75
版次	201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25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3112-8
定价	43.5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48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1 铁 凝 时间和我们
- 6 余 华 我想这就是人类的美德
- 15 迟子建 一个作家应该谢谢什么
- 18 徐 坤 长夜漫漫好看球
- 24 齐世明 朋友圈“套”住了谁？
- 27 祝 勇 一个家族的血缘密码
- 39 梅 岱 明斯克钩沉
- 53 彭 程 当地名进入古诗
- 65 傅 菲 每一种植物都有神的面孔
- 74 马笑泉 身体之道：国术
- 83 马 叙 一个南方人是如何谈论煤炭的
- 90 刘 纳 从“人之子”“‘人’之父”说到“拼爹”

- 107 刘世芬 文学致郁与文学治愈
- 116 张志忠 “革命”遭遇“现代”的尴尬与失落
- 136 詹谷丰 骨头的姿势
- 151 李 舫 长相思，忆长安
- 162 阿 来 一团美玉似的敦煌
- 170 张承志 把 手
- 176 宁 肯 等待莫言
- 185 李青松 怎样握住一颗眼泪
- 194 杨海蒂 是为文成
- 198 任芙康 无关诗意的闲话
- 207 刘 汀 人到中年，潮到岸边
- 226 汤世杰 相识经年，唯几言可嚼
- 234 王 彬 垃圾鸟
- 246 熊育群 回头是岸

- 258 郭保林 西北望长安
- 273 张羊羊 食 物
- 287 杜卫东 为了爱,所以坚持
- 292 习 习 夜 书
- 297 李汉荣 水边的智者:重读《道德经》
- 307 帕蒂古丽 下雪了,我就回来
- 322 谢宗玉 谜面·谜底
- 335 梁鸿鹰 毛发的力量

时间和我们

铁 凝

十年前的这个丰硕的季节，首届东亚三国文学论坛在首尔举行。十年后的今天，第四届韩中日东亚文学论坛再次来到首尔。十年前，参加论坛的三国作家们彼此尚属陌生；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逢时，我们熟稔的目光和神情都在告诉对方：感谢时间，让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么久。

我在这时想起了中国一句老话：“十年树木。”这句话出自中国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意思是一株树苗长成大树需十年时间，更指树木成林的不容易。“树”在这里作动词用，说的是养育和培植。东亚文学论坛走过了十年的时光，在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这棵关于文学的论坛小树已成长为健康的大树。如果可以把论坛的每一位作家比作一棵独立的文学之树，正是你们的集结，也使这论坛成为文学之林。而每一次论坛不断有新的作家加入，一株株挺拔、峻朗的新生之树和大家比肩而立，更使这文学之林变得格外富有朝气和活力。

在文学之林里，一棵独立的树非要和另一棵独立的树打招呼不可么？我们可以静默地伫立着，我们的心事也不尽相同甚至相反。然而总有风舞动树的枝条，树们有时也需要喧闹和走动。论坛为文学之林创造着暂停静默、集结交流的时间，时间培育了三国作家从试探渐渐走向有话要谈。

时间可以磨损很多东西，比如爱恨情仇。时间也能够塑造很多东西，比如让美变成痛苦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让代际间的隔膜和不屑成为相互凝视与和解，乃至相互的鼓舞。

前不久，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讲了他经历的一件事：两个月前，他的女儿满18岁了。18岁是一个人重要的生命节点，女儿还考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学。在女儿生日之前，父亲问女儿要什么生日礼物。女儿说，只想要生日那天父亲和她一起去文身店刺青。我的朋友一时没听明白，问女儿说是要我陪你去？女儿说，是我们两人一起去，你当然也要文身啊。女儿的请求让做父亲的吃惊并且为难，首先他没想到看上去文静的女儿有刺青的愿望，其次他没想到女儿要他也去刺青。他说他要考虑一个晚上。

我的这位朋友在个人事业上可以说是成功的，白手起家做实业，历尽艰辛。他曾向我坦言二十年来几乎没有完整时间照顾过家庭，稍有空余他会坚持运动，他酷爱爬山，却从来不带孩子。他甚至经常忘记女儿的样子。在这个晚上，他开始郑重考虑女儿的请求，他觉得这请求其实是带有挑衅性的试探的，也还有几分刻薄。他50岁已过，从未想过用文身来获得身体和精神的愉悦，但是女儿那挑衅刺激了他内心深处的内疚感和探索欲，在觉得女儿荒唐的同时，他忽然看见了女儿身上的自己，从前的自己。当他的事业从最艰难起步时，不也充满了探索、叛逆、不服输么。他决定答应女儿。第二天他对女儿讲了自己的决定，这次轮到女儿吃惊了，她没有打算父亲当真会答应她的要求，她提出刺青除了挑衅，还有引起父亲对自己特别注意的心理吧，她要的其实是父亲的“退堂鼓”。她提醒父亲说，那你的员工会怎么看你呢？父亲说，我已经决定的事，不会轻易改变。

于是父女二人开始研究文身的位置和内容。他们先商量的位置，确定在脚踝偏上，按中国人“男左女右”习惯，父亲在左脚外侧脚踝，女儿在右脚外侧脚踝。接着他们说出了各自文身的内容。女儿说，她要文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的化学式： $C_8H_{11}NO_2$ 。她就要离开家了，她希望自己有长久的快乐。父亲说，

那一年他攀上了珠穆朗玛峰，他准备文北极点、珠峰和南极点的地理坐标。生日那天，父女二人来到女儿预先选好的刺青馆，在文身师的引导下，分别进了文身室开始了他们的刺青。父亲这里，文身师照例先询问客人是否改变了想法，现在改变还来得及。父亲表示他不改主意。隔壁的女儿却给父亲发微信说她稍微改变了一点想法，她不想文多巴胺化学式了，她想文摩尔斯电码。这边的父亲一面请文身师开始工作，一面微信问女儿为什么。女儿说摩尔斯电码更简单，时间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疼。这边的父亲问摩尔斯电码的内容，隔壁的女儿说“等待”，并发来图形“·—···”。父亲并不懂摩尔斯电码，这个表示“等待”的电码图形的确十分简单，看上去类似于标点符号里的删节号。那么，女儿到底是怕疼呢，还是怕刺青时间太长呢，还是在最后的时刻不想让身体留下太明显的印记呢？也许兼而有之。也许女儿走进刺青馆时已经退缩了，是不改主意的父亲叫她没有了退路，最终她选择了简单易行。她为自己的刺青录了视频，立刻得到朋友圈大量点赞，因为她是全班乃至全校第一个走进刺青馆的人，她小腿上的摩尔斯电码让她更加与众不同。可她腿上的“等待”并没有让她等待隔壁的父亲，她的文身25分钟结束，之后她就跑去和朋友们聚会了。父亲这边的文身，用了一个多小时。珠穆朗玛峰，毕竟比摩尔斯的“等待”更复杂。

这女孩子的父亲却没有因女儿把他丢在刺青馆而抱怨，在刺青馆的一个多小时里，他由陌生、不自在到坦然面对文身师，皮肤的灼热和微痛渗透到心里，使他得以在这奢侈的时间之外的时间里冷静、清醒。这时间之外的时间降临在这中年男人惯常的时间轨道之外，可否说是时间的瞬间“出格”？他为此感谢女儿，在智能社会和机器人时代仿佛就要轰轰烈烈来临之时，一个18岁的孩子仍然渴望感受皮肤上货真价实的痛感，渴望在物质的时间里感受生命的质地，虽然这渴望有些许的虚荣心做伴；他也判断着自己，他觉得自己“还行”。不是因为他的“珠穆朗玛峰”比摩尔斯电码的“等待”图形复杂，痛感就多，是因为他在决定了一件事并能够切实实施的果断和单纯。尽管这等小

事和他投身的实业相比，原本不足挂齿，但也需要坚守的毅力，等待的耐力。而一个18岁的孩子，有时候却可能远比她的长者要复杂多变，犹豫摇摆。这对父女，就日历年龄而言，女儿比父亲能够拥有的时间要富有太多，可她还舍不得“等待”，也尚未深知“慢”的昂贵。女儿的生日是快乐的，在时间的“出格”上她引领了父亲，同时她仍然相信，在她新鲜生命途中的某些节点，父亲仍然有资格引路。

我由这位朋友的讲述，忽然想到新近社交网络上的一批当红虚拟超模偶像。其中一位出道半年，已和众多国际一线大牌化妆品合作，影响力和号召力惊人。她年龄18，身高150厘米，一头亮丽黑发，页面显示她是住在巴黎的一位时尚女性。但她其实是电脑合成的形象。有意思的是，在虚拟偶像盛行的今天，当被问到这些虚拟人物是否会取代真实的超模，成为新的时代偶像时，那位虚拟超模的合成者却果决答道：“才没有什么能够代替真正的手，真正的眼，真正的身体，以及真正的心跳。”我要说，还有成长、痛感、欢乐和美梦。如同今天的读者还需要文学，是需要真实的心跳，需要生机勃勃的脸，也需要被岁月雕刻的皱纹，皱纹里漾出的真挚笑意，以及阳光晒在真的皮肤上那真的油渍。而这一切，都还要仰仗时间的养育。

时间，时间被称为物质运动中的一种存在方式，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绵不断的系统，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的持续性、顺序性的表现。文学也可以说是一种时间艺术，是一种有能力把历史、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的艺术，是创造的艺术，不是捏造的艺术。古往今来那好的文学可能不是历史的骨头，却是历史丰盈的血肉。因为文学，我们才得以窥见我们的先人气血盈盈的生活、劳作、爱和忧伤，思想和思想的表情。我们才有可能在千百年之后依然有能力和他们心意相通。

几年前一位韩国出版商到北京寻找中国的纯文学作家，要在韩国出版他们的著作。当时我问他，在世界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您的出版社出版纯文学著作，一定会有很多困难吧？他告诉我，出版社是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假如没

有文学，人类将更加困难。

一个月前，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应中国作协之邀，参加鲁迅文学院的国际写作计划，我和他见面时就想起了他的一句话：“没有诗就没有未来。”

我从《万物简史》中知道，目前以最长寿者按小时计算，人的寿命大约65万个小时。如果时光是无法挽留的，那么文学恰是为了创造时光而生。文学创造出的美和壮丽，能够使我们和读者有限的生命更饱满更生动，从而我们的生命得以双倍延长，超越我们的日历年龄。这样的说法让我们对自己从事的职业依然怀有自信和激情，也因此，我们确应怀有属于文学创造的自觉的时间意识。我们所依据的生活材料可能是二手、三手，但我们的创造不能满足于在二手时间里徘徊，当艺术实践开始之时，寻找独属于自己的崭新时间亦即开始，这个时间并非钟表那日复一日的“嘀嗒”声，而是揭示重要时刻，揭示钟表结构上将来未知的那一步跳跃，那时间的瞬间“出格”。

文学应当有资格赢得时间的养育，作家应当有耐心在独属于自己的崭新时间里，为读者和未来创造更加宽阔的精神领域。当未来社会的诸多不确定形态让我们困惑时，不同代际的作家也应相信，那同时到来的一定还有蓬勃的更有意义的可能。我还想，假如有一天智能社会和机器人完全取代了文学和我们，取代了“十年树木”的文学之林，文学生态甚至大自然生态完全被智能“合成”，那时的文学也会像1997年，当法国海军停止使用摩尔斯电码时发出那最后一条消息，那最后一条消息是：“所有人注意：这是我们在永远沉寂之前最后的一声呐喊！”

值得庆幸的是，东亚三国文学论坛十年，让我们不曾沉寂，让我们仍然能够站在这里言说文学的诸多可能，这是时间珍贵的馈赠，是在场的每一位对时间的联合贡献，也期待这是文学的好消息。

（此文为作者在“第四届韩中日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原载中国作家网2018年10月17日

我想这就是人类的美德

余 华

我这篇文章题目叫《广阔的文学》，这是两个月前应主办方的要求提供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当时选择这个题目是基于自己的江湖经验，演讲的题目越大越好，题目大了怎么说都不会跑题。今天上午我准备下午应该说些什么的时候，意识到这个题目出问题了，不应该用这么大的题目，这个题目是唬人的，我阅历有限能力也有限，我说不出文学真正意义上的广阔。

然后呢，我找不到笔。华中科技大学很友好，让我住在学校宾馆的套房里，可是没有笔，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找笔，写字台上没有，床头柜上没有，所有的柜子和抽屉都打开来找了，连卫生间也没有放过，就是没有笔。我想利用上午的时间把下午要讲的写个提纲出来，可是没有笔。本来想写个提纲讲文学的宽度，没能力讲文学的广阔，就讲讲文学的宽度。可是没有笔，所以今天晚上的演讲可能连宽度也没了。我不是抱怨华科大的宾馆，我作为一个作家自己没带笔，我也没有抱怨自己，因为衣服的口袋资源有限，原来放笔的口袋现在放手机了。这么想想还是当年穿中山装的时候好，胸前口袋插上一支钢笔很般配，现在都穿西装了，西装胸前口袋插上钢笔就不伦不类了。

不管我能不能说出文学的广阔，文学的广阔都在那里，那是包罗万象的广

阔。估计我今天也就是说些坐井观天的事，好在你们都知道天空有多么广阔。

去年11月份，我在罗马尼亚书展的一个论坛上有一个发言，我说：“当我们在一部小说里读到有三个人在走过去、有一个人在走过来，这已经涉及了数学，‘ $3+1=4$ ’；当我们读到树叶在飘落下来，这就涉及了物理；当我们读到糖在热水里溶化的时候，那就已经涉及了化学。所以，假如文学连数理化都不能回避的话，它根本不可能回避社会或者政治。”

希腊神话里宙斯对人类表示不满的时候，会用夸张的句子说“他想用闪电鞭挞整个大地”，这样的描写确实会让你觉得他是一个众神之王，他的鞭子就是闪电，符合他的身份。同时你也觉得这个描写很有气势，这又涉及了气象学，所以文学里什么都有。

文学里有很多夸张的描写，比如莎士比亚，他的悲剧和喜剧都非常好，当然他的戏剧有一个套路，先让邪恶战胜正义，最终再让正义战胜邪恶。他有一个戏剧，我忘了剧名了，里面描写一个忠臣被奸臣诬陷，国王把他流放到一个没有人的荒岛上，他在那里孤独地生活，而且极其艰难。他的荒岛比《鲁滨逊漂流记》的荒岛还要可怕，到处都是毒蛇，天长日久他的眼睛瞎了。再后来就是正义战胜邪恶，国王幡然醒悟，发现自己错怪了这个忠臣，派人给他送诏书，把他召回来，恢复他的官职。当那个人带着皇帝的诏书来到荒岛上找到这个双目失明的老人，给他念皇帝诏书的时候，这个历经苦难的人无动于衷，他说，即使上面每个字都是一个太阳，我也看不见了。这是典型的莎士比亚式的语言，天才作家的夸张。为什么这么说？夸张在文学里是很不好处理的，很容易失真，所以需要叙述分寸的把握。莎士比亚让这个双目失明的老人说出这样的话，让读者或者观众心酸，而且准确表达出了这个老人在有过荣华富贵又经历苦难之后对一切淡然的内心状态。李白也夸张，他说“白发三千丈”。我记得2008年《兄弟》在日本出版的时候，日本有一个评论家写文章说，这部小说很夸张，但是这部小说来自一个有过“白发三千丈”诗句的国家，也不足为奇。这是一个日本人的看法。李白“白发三千丈”后面一句是“缘愁似个

长”，愁成什么样了？这个涉及精神病学，妄想症的一个病例。

我不是说李白是个精神病患者，我只是觉得他会有精神不正常的时候，我今天在这里说“广阔的文学”也是妄想症的一个病例，夸大妄想症。其实每个人都有来自精神方面的问题，只是有时候分裂了有时候还没有分裂，有时候发作了有时候还没有发作。李白发作的时候就是“白发三千丈”，我发作的时候就是今天说“广阔的文学”，当然我的病情远没他的那么牛逼。

文学和疾病的关系源远流长，有些作家能够写出不朽之作，所患疾病在后面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普鲁斯特，他的感觉十分奇妙，他写晚上入睡时，脸枕在丝绸面料的枕头上，觉得清新光滑，像是枕在自己童年的脸庞上；他写早晨醒来，看着阳光从百叶窗照射进来，觉得百叶窗上插满了羽毛。这和他体弱多病有很大关系，他10岁时得了哮喘病，这种病在当时很麻烦，后来他的哮喘病越来越严重，影响晚上入睡，他入睡前要喝一种麻醉药水，这种药水喝多了会产生幻觉，所以睡在自己童年的脸庞上和百叶窗上插满了羽毛都是药水作用下的美丽幻觉。

很多作家有忧郁症，爱伦·坡几乎每天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可是他好好的，一直没死，还写下一系列阴森森的故事给别人看，看了他故事的这些别人一个个觉得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安徒生也是，一生都在担心自己的身体，担心自己眉毛上的小印记会扩大盖住眼睛，担心自己偶然间被别人的拐杖碰到会导致胃破裂，所以他写出了《卖火柴的小女孩》。麦尔维尔的忧郁症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出来，《白鲸》看似很强大，其实是在掩饰他长期以来的沮丧和忧郁，最后还是没有掩饰住，还是在作品中流露出来了。卡夫卡就不用说了，他的忧郁症在书信日记里一览无余。那个号称硬汉的海明威也经常不正常，在非洲打猎时心血来潮，以为自己是西部电影里的神枪手，让他的一个朋友头顶一只碗，他一边后退一边举起猎枪，他的朋友对他的枪法实在没有信心，在他开枪之前就逃跑了。德国的席勒写作时桌子上要摆着烂苹果，烂苹果的气味会给他带来灵感。如果你们有兴趣跑到街上去，随便找一个过路的女孩，现在流

行的说法叫美女，你们问美女写作时闻烂苹果意味着什么，美女肯定会说这太变态了……

至于在文学作品中描写出来的疾病，那就太多了，什么样的病都有。我年轻时读过很多被文学描写出来的疾病，那时候我身体很好，可是读着读着觉得自己这里不舒服那里有病了，觉得自己应该去医院了。所以文学又涉及了医学，或者说文学有时候就是医院，从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到下面的乡镇卫生院，里面挤满了作家、作品中的人物，还有读者，也分不清谁是医生谁是病人。

在广阔的文学里，我们读到过各种各样题材和形形色色的故事。我刚才说到了涉及数理化的、涉及气象学的、涉及医学的，涉及最多的，我想应该是社会和历史了。先来谈谈文学怎样涉及社会，我们读到的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托尔斯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狄更斯的、巴尔扎克的、司汤达的等等，还有二十世纪的很多伟大作品，无一例外，每一个文学文本的后面都存在着一个社会文本，这是讲述文学如何广阔时最大的一个话题。

我今天还是讲短篇小说，讲长篇小说太费劲了，把自己说死了也说不完。我现在脑子里首先出现的是大家熟悉的鲁迅的《风波》。《风波》描写的是当时社会出现巨大变化的时候，处在社会动荡边缘的农村——绍兴乡下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些人的反应。小说很巧妙，鲁迅写得好像很随意，虽然不像《孔乙己》那么讲究，它仍然是一部和《孔乙己》并驾齐驱的短篇小说。

《风波》一上来就是九斤老太在抱怨孙女六斤，都要吃饭了还在吃豆子，要把这个家吃穷了，然后她的孙女躲在树后面说：“这个老不死的。”接下来是七斤回来了，七斤回来以后忧心忡忡，说皇帝好像要坐龙廷了。我估计就是张勋复辟的那个前后传到浙江绍兴，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更没有后来的微信什么的。我曾经在一个收藏古玩的作家朋友家里看到他收藏的地契，那个地契居然是洪宪五年时的地契。我们都知道袁世凯是个短命皇帝，那个时候信息闭塞，袁世凯早就死了，相对偏远的地方还以为他是个活皇帝，还是用洪宪的年号。《风波》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辫子，这篇小说关注的是辫子，尤其是赵七

爷的辫子。七斤摇船去城里，他不想做田里活，想到城里挣钱，到城里遇到革命军把辫子给剪了，回来以后也不觉得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七斤嫂还说辫子没了看上去人挺精神的。后来一听说皇帝又回来了，没有辫子那就是要砍头的罪，八斤嫂和七斤嫂因此有一次吵架。鲁迅把吵架写得很简洁，但是写得传神。

我觉得小说最妙的是赵七爷。革命军来了，他把辫子盘到头顶上；革命军走了，听说皇帝又坐龙廷了，他就把辫子放下来。我认为鲁迅《风波》里最重要的人物是赵七爷，不是七斤。当然七斤是小说叙述的角度，鲁迅是从七斤的角度来写的。这是反映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旧的势力反扑回来的一篇大变革时期的小说，仔细想想，其实我们都是赵七爷，我们在社会重大变迁的时期如何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谁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些立在潮头的人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更何况我们这些随波逐流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赵七爷，都是审时度势把辫子盘到头顶上，又审时度势把辫子放下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这是面对社会巨变时的应对方式，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也是常用的一个方式。

每个故事都有一个灵魂，有时候灵魂是几个细节，有时候灵魂是一句话，有时候灵魂可能就是一小段的描写，它各不相同，《风波》的灵魂是辫子，赵七爷盘上放下的辫子和七斤被剪掉的辫子。涉及社会巨变，用一部短篇小说把它表现出来，《风波》是一个好例子，当然也可以找到其他的例子，很多都是长篇小说了。比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读了里面关于列文的篇章，就知道当时的俄罗斯出现变化了，列文是一个思想比较先进的地主，属于一个新兴地主。巴尔扎克的作品也一样，雨果的作品不用说了，雨果的作品是属于时代感很强的作品，涉及社会或者涉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方面。另外还有一些作品既涉及社会又涉及历史，《风波》里面同样有历史，我们现在读它的时候，它就是一段历史。小说《风波》有一个社会文本，还有一个历史文本。你们再读读《风波》里面的人物对话，我觉得过了那么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可以

听到我们周边会出现类似的对话。

文学有一种奇妙的力量，就是历久弥新。我记得有一次在巴黎街头，太阳下山、天快黑了，所有人都在匆匆忙忙走路。我一个人在逛街，我的翻译还没有过来跟我一起吃晚饭，我就一个人在旅馆附近的街上闲逛。突然我脑子里出现了欧阳修的一句诗“人远天涯近”。这句诗也在王实甫的《西厢记》里出现过，有两个出处，这个不用关心，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站在武汉或者北京这样大城市的街上，看着那么多人在匆匆忙忙走来走去，所有从你身旁经过的人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再看看远处的山脉，反而觉得和你有关系，那个时候就会感到人和人之间是遥远的，人和山之间是亲近的。那句诗表达的可是宋代和元代的人的感受，到了今天仍然会有这样的感受。鲁迅给予我们的感受也是这样，我1983年开始混入文坛，在文坛已经晃荡了34年，现在再读鲁迅的杂文，虽然讽刺的是当时的社会和当时的文人，我们读来有时觉得是在讽刺今天的社会和今天的人。

我曾经有过一个比喻，如果把我们的现实当成一个法庭，文学不是原告不是被告，不是法官不是检察官，不是律师不是陪审团成员，而是那个最不起眼的书记员。很多年过去后，人们想要知道法庭上发生了什么时，书记员变得最重要了。所以文学的价值不是在此刻，那是新闻干的活，而是在此后，欧阳修的诗句和鲁迅的文章就是此后的价值。我前面所说的一个文学文本的后面存在着社会文本和历史文本也是这个意思，社会文本说过了，现在来说说历史文本。

很多伟大的作品两者皆有，我前面提到的《风波》《安娜·卡列尼娜》，还有很多作家的作品，都是在文学文本的后面同时存在社会文本和历史文本，说起来可以滔滔不绝，不去说他们了。今天说说茨威格，他有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这本书看不出后面有社会文本，只有历史文本，所以说这本书了。茨威格像写小说那样去写重大的历史事件，那几个改变人类进程的历史事件。其中一个《拜占庭的陷落》，写的是苏丹率领大军如何攻打当时的东罗马帝国首